

失书记 得书记

韦力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失书记 得书记

韦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书记·得书记 / 韦力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495-6882-6

I. ①失… II. ①韦… III. ①古籍—收藏—中国
IV. ①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151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出 品 人: 刘瑞琳

特约编辑: 栾伟平

责任编辑: 曹凌志

制 作: 韩 凝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19.75 字数: 290千字 图片: 260幅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99.00元(全二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失书记·目录

- 序 藏书不可不贪 001
得不到的都是最好的
- 一 毛晋、黄丕烈书法 005
“齐白石”帮我化解了尴尬
- 二 彩图本《三国志》 013
日上三竿，逛潘家园捡漏儿
- 三 《春秋经传》 021
秦公一举牌，我就要放手
- 四 《云笈七签》 029
残纸一张，追了又追的中国典籍珍罕之品
- 五 《明堂月令》 037
我为了这本书在上海等了两天
- 六 《祺祥时宪书》 041
一个皇帝两个年号，极其短暂的大清历书
- 七 《校补金石例四种》 047
81 号牌大买家，像解放军大步横扫中国南北

- 八 《曲录》《词录》 055
落槌价令人发疯的王国维手稿本
- 九 元版《孝经》 063
只有他有可能成为书界的“马未都”
- 一〇 金粟山写经 071
癞蛤蟆连天鹅屁也吃不到了
- 一一 《礼部韵略》 081
成交价高达两千六百万的书，我曾经可以五百万买到
- 一二 《雷峰塔经》 087
唐五代的东西，我承认自己的眼光短浅
- 一三 《南岳旧稿》 097
烂在肚里的书界故事，为什么宋版书做了改装
- 一四 澹生堂藏书 103
听来就觉得感动，卖书是为了给妻子治病
- 一五 士礼居丛书 111
套句周星驰的话，曾经有一份惊艳的古书摆在我面前

- 一六 《云在山房类稿》 119
怕什么就来什么，这个便宜不可能捡到了
- 一七 《直隶通志初稿》 125
对古籍之爱，在地方官员中极为罕见
- 一八 郭批《管子》 131
卖主原价两千，买主开价二十万，最终价二百六十万
- 一九 《幸鲁盛典》 137
这批书不零售，要一枪打，就是全部买下
- 二〇 《同治大婚典礼全档》《大清穆宗毅皇帝圣训》 149
大力者得之，大家都没话可说
- 二一 胡适存友朋信札 157
这次果真实施了国家优先购买权
- 二二 程甲本、程乙本《红楼梦》 161
不惯这毛病，拉抽屉式的买卖，多便宜都不要
- 二三 《廿一史通俗衍义》《大顺律》 169
痛恨自己是长舌妇，话多就捡不着大漏儿
- 二四 《思溪藏》 181
不可能再凑齐，流传至今的全部宋刻宋印佛经

二五 汲古阁抄本《金石录》 189

好书永远有，钱也永远缺

二六 宋刻本《宋书》 197

拍卖估价的前后我都少看了一个零

二七 敦煌藏经洞写经 203

真佩服，基本上一米一万块钱

二八 荣宝斋《韩熙载夜宴图》 211

卖这么高的价格，跟“抢钱”有什么区别

二九 《锦囊集》 221

书如老婆，是别人的好

三〇 宋刻巾箱本《尚书》 227

一直跟我竞价者，是台北故宫博物院

三一 《十钟山房印举》 233

两次擦肩而过，没有比失去此书更让我生气的了

三二 《元官藏》 243

胡定个价能卖出去，再加一倍还能卖出去

三三 《鼓山大藏》 251

高龄九十，竟然像小孩子一样跟我赌气

三四 周作人手稿 259

我也是个穷人，他把我当成穷人中的比尔·盖茨了

三五 周一良藏本 267

毕竟是书生，也毕竟是大家

三六 《欧阳文忠公集》 275

领导的脸，像天气预报那样没准儿

三七 顾千里批《战国策》 283

您若能把大仓的那批书卖给我，让我去吃垃圾都愿意

三八 《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289

买书者跟卖书者，不再是斗智斗勇的一对冤家

三九 《钦定国朝诗别裁集》 297

无奈卖了自己，还帮别人数钱

四〇 《释迦如来应化事迹》 303

古书拍卖是个生意，到美国生孩子也是个好生意

跋 从连载到批评 311

《失书记》补全了两个故事后续

【序】

藏书不可不贪

得不到的
都是最好的

我坚定地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爱书人，当然这个坚定能够持续多久，我却没有把握。回顾自己的过往，感觉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一意孤行者，喜欢过、爱过的东西，也不仅仅是书，不同的时段会有着不同的喜爱。即使如此，有一点我却能够肯定，那就是无论我怎样地“移情别恋”，对书的爱一定是最忠诚的。几十年过去，直到今日，我对古书之爱丝毫未曾减弱，在能够想到的未来，这种爱还真的有可能延续下去。

我反对“用情专一”，尤其在搞藏书方面。如果你得到一部书就满足了，那还奢谈什么收藏？哪怕你是位专门针对某一部学术著作而进行研究的专家，你也应当广收异本以备比勘，绝不可能仅看原著而不备其他参考书。因此，“贪欲”是搞收藏的基本条件之一。古人说，藏书不可不贪，我曾把这句名言刻成一方闲章，以此来奖励自己对书的贪婪，因为若想构建

起一份对书的贪婪体系，缺乏贪得无厌的性格绝对难以实现。所以，做人与做事有时并不能合二为一，知足常乐是一种人生态度，若把这种态度套用到藏书上，定会一事难成。

以我的谬见，藏书犹如追求女人，得不到的都是最好的。我个人几十年的藏书史中，托大地说，也能算得上阅书无数，我对古书有着难以言状的真情实感，但有了感情也就缺乏了客观，而研究任何问题，只有客观才能最为公正。若让我超然物外地以冷静之心来看待藏书，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自我评价，我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学者，但我肯定是一位纯正的爱书者，我对于藏书有着“夜郎自大”的快乐，我对书的深情肯定也能超过那些著名的学者或专家。章学诚说：“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其实，他还是认为“专家”要高于“博雅”。但我认为藏书当以广博为快乐，那当然就是“尚博雅”。按照章学诚的说法，我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个“博雅”而已，做“专家”是没有可能的，那我就继续沉浸在贪婪之中，快乐地享受着自己在古书之间的得与失吧。

几十年来，每当我得到思慕已久的铭心绝品，自己总能欢快上一段儿，然而欢快之后，接着就把这部书放入了书橱内，除非要使用，否则很少再去触动，新的欢快不断挤走旧的欢快，书橱内久不翻动的书也越积越多。但我觉得自己应当属于“喜新不厌旧”的那一类，所谓“不厌旧”就是好书放在书橱内多年不动，也不会把它转让给别人，让别人再摩挲着它欢愉，这让我想想都难受。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呢？你去问问皇

上：三千宠爱，你照顾不过来，赐给我一些，行吗？

所以，无论自己得到多少的好书，片刻欢愉之后，也就没有了太多的惊喜，而念念不忘的总是那些努力追求、最终也没能到手的好书。这组“失书记”所写的，都是我失败的记录，失书是与得书相对而言者，藏书人最爱写“得书记”，就如同人们最喜欢提关羽的“过五关斩六将”，因为既有欢愉也有夸赞，而“失书记”当然写的就是“走麦城”，让人读得揪心而沮丧。我这里所说的“失书”并非得而复失，而是求之未得，是得书的反面，我想不出更好的名字，姑且就以“失书记”而命名之。得书快乐，失书苦楚，但我并不是想写一组催泪弹。写下这一组文章，我既有冲动也有目的，冲动就不说了，而目的之一是想让自己不忘旧情，恰如时下流行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第二就是以书述事，以事怀人，我想通过这些“失书的故事”来引出书界的往事，以此怀念过往的书友，同时铭记书友对自己的关爱之情。第三，也想用这些小文告诫自己，天下的好书不可能让自己收完，鼯鼠饮河，不过满腹，你还能把黄河喝干吗？

剥开虚伪显现真情，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并不是想以丑为美地向世人宣告我变成了泼皮，也并非简单地觉今是而昨非，我想努力做到的是表现出自己的本真。我本善良，但善良成了老于世故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利器，每当我因言获谤时，我都会想起那首《别声响》，这首诗中的每一句，似乎都说出了我的心声。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是如此地明哲保身，

“坏币效应”大行于世，也就没有什么可感叹的了。我不是真的猛士，也不能像鲁迅那样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但活到了这个年纪，似乎也没有了这样那样的顾虑，尽量地想办法以自己的真性情活在这个世上，将是我对残生的主要追求。

因为爱书，凡是跟藏书史有关的著作，几乎每见必收。读过了许多之后，渐渐地体味出书本里的藏书史总是跟社会的真实有着看不见的一层隔膜，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我还没有信心能够写出一部翔实可靠的《当代藏书史》，但作为一段真实藏书历史的亲历者，至少要用自己的笔写出一些历史的真实，以此来供有志于研究当代藏书史者所采撷。因此，我准备用几年的时间，把自己的亲历逐渐地写出，以故事的形式献给爱书之人。今天结集的这本小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它不成体系，只是一些书界的花絮与逸闻，但我还是愿意把它们写出来，庶几不负我爱书之诚心。

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得到几部与我错失之书，但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再次看到它们，自己一定会有着“他乡遇故知”的亲切与激动，只要我还有这个能力，我一定要想办法再次拥有它们，让那“曾经我眼即我有”的达观见鬼去吧，我要“冲冠一怒为红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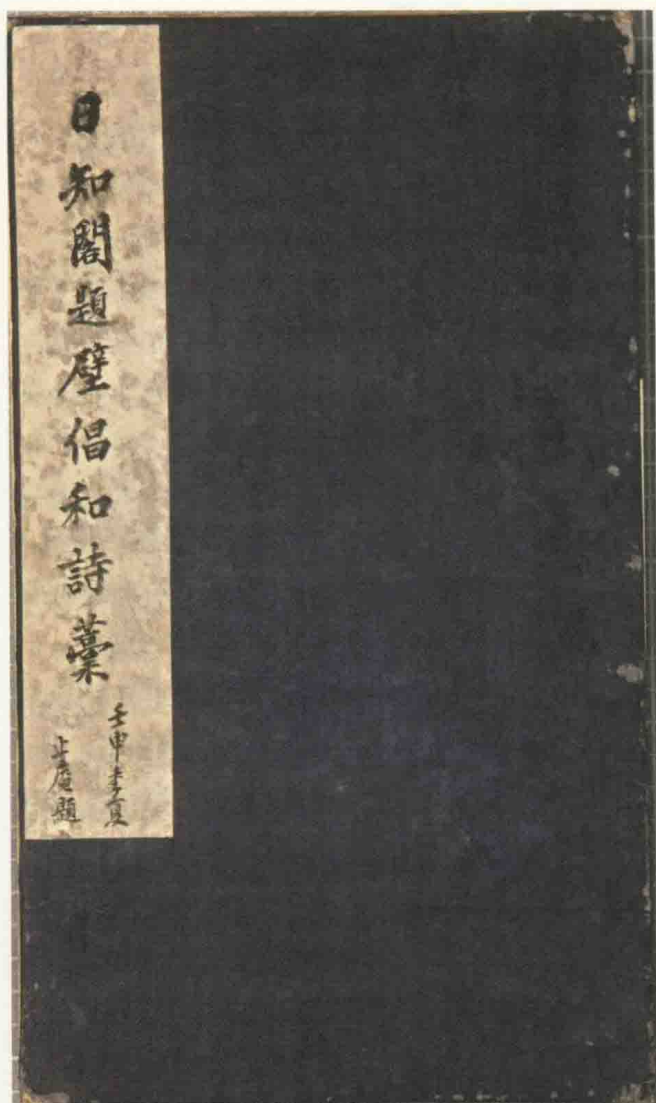
韦力，爱书人，写过数本关于藏书之书。斋名芷兰，著有“芷兰斋书跋”初集、续集，及《古书收藏》《古籍善本》《批校本》《中国古籍拍卖评述》《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补编》《书楼寻踪》《古书之媒》《古书之美》（庆山合著）等。

毛晋、黄丕烈书法

「齐白石」帮我
化解了尴尬

我已经记不起怎样认识周启晋先生的，但跟他第一次见面前的十数年，就已听到他不少的事迹。十五六年前，天津的焦从海先生每过一段都会来京一趟，专程给周启晋的父亲——周绍良先生——送天津的一种早点。这种早点名称叫煎饼馃子，这个名称叫得很没有诗意，其实就是煎饼里头夹着馃子。馃子是天津的叫法，北京叫作油条，当然北京也有这种食品，跟天津的做法也完全一样，基本上就是路边早点摊上最普通不过的食物。但周绍良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北京的不正宗，只有天津产的才是那个味儿。那时候焦先生每次来京给周先生送完煎饼馃子，大多会到我这儿来坐坐，在闲话聊天中，我断断续续听到了一些周家的事，比如周绍良先生收藏了国内最多的明代大统历，周绍良的儿子周启晋先生喜欢集邮，等等。

周绍良先生过世后，听说他藏的书都归了周启晋先生。有



《日知閣題壁倡和詩稿》周止庵家詩詞唱和稿本 冊頁裝 封面

几年我主编《藏书家》，其中有一期想专门刊登一些藏书家后人的文章，白化文先生推荐了周启晋先生，于是我跟他有了文字之交，通过文章我发现他很会讲故事，文笔之好也超乎我想象，又过了两年，似乎是在陆昕先生的引荐之下，我才第一次跟周启晋先生见面。

此后不久，发生了一件很巧的事。我在天津的藏书之所就在周启晋先生家旁边，有一天我在书房整书，恰巧周兄来电话谈什么事。接到他电话的那一刻，我正在翻看自他往上周家四代的墨迹，这些墨迹被周家装裱为四册裱本册页，里面的内容是给“止庵”过寿时，几十位周家后人写的祝寿诗，这些诗的最后一篇就是周启晋的父亲周绍良先生作的。当然这位“止庵”不是我的那位学者朋友，他的名讳是周学熙。我在看周家的故物，恰巧又接到周家后人的来电，这种巧合之事让我有些兴奋，于是，我就在电话中跟周启晋先生分享了这兴奋。他果真受到了我的情绪感染，这是我想当然地认为。过了一会儿，我就知道自己真是想当然了。他在电话中说，自己也想看看这件东西，我当然说没问题，告诉他一会儿就到。

收拾完书房，十分钟后，就赶到了周宅，周兄很惊奇，问我如何能够如此神速，我没说自己的书房就在他家旁边，直接打开书包拿出裱本请他欣赏。他把裱本放在书桌上，一页一页地仔细翻看，我注意到他脸上原有的客气笑容渐渐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越发凝重的严肃神态。这种尴尬的沉默让我有些不自在，遂自我安慰地想，可能是因为他看到这些墨迹，勾起了

上元日景況城多壽域天開人事和春曉五
雲籠紫霧日高晴影射冰河華鐙百轉疏
璃帶花鼓千重翡翠蛾皎月紅梅逢令序
雙杯進酒聽

高歌
恭祝

千春福壽

治晚毛晉拜

对自己已逝亲人的回忆。

周兄看得很慢，我也不想打破沉默去催促他，于是只好把眼光放在他家的陈设上，看到他家墙上挂着不少的名人字画。这跟我的想象有些差异，我觉得他的家应当是四壁书架，似乎更符合这种藏书大家后人的身份。他家的隔音效果做得很好，室内极其安静，能清晰地听到周兄翻动册页的声音。可是猛然间，听到“啪”的一声，他合上了册页，我转脸望去，周兄正将几本册页装进函套内。看来他已经看够了，我伸手准备接过来，突然间他把装入函套的册页，猛地一下抱在自己怀里，瞪大眼睛厉声问我：“这是我家的东西，怎么到了你的手里！”我顿时愣在那里，伸出的双手凝滞在空中，不知道是应当去夺回册页，还是应该把手缩回来，面对这突发的事件，我不知如何应对。脑子里，极速运转，猛然想到刚才墙上的那些字画，顿时犹如神助，一个灵感涌现，让我瞬间平复下来。我指着一张齐白石所画的虫草，不紧不慢地对他说：“这本册子是您家先人的墨迹没错，但它的物权今天属于我，就如同这幅齐白石，如果今天齐家的后人来到您家看到这幅画，说这是他先人画的，他要拿走，您觉得如何呢？”

我的这番说辞，果真管用，周启晋先生面部肌肉马上松弛下来，但双手还是抱着册页不放，说话的语气缓和了许多：“那倒也是，但这件东西对我有用，你开价吧！多少钱我都要。”我告诉他自己不想做这个买卖，他又提出来交换，说他父亲给他留有毛晋的书法和黄丕烈的书法，可以以此做交换。闻听此